

最后的乡贤

郭连贻传

李登建 著

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个地方需要自己的文化老人，一些好老人。他们有立场，有操守，有深厚的学养。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深沉的知识分子性。这些文化老人哪怕只是在一个地方沉默着，哪怕一时并不招人注意，但只要有，只要存在着，就是一个地方的幸福。他们的存在到底有多么重要，往往让人估计不足。他们构成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也可以说是“地气”。

可是时代变了，与往昔不同的是，或许新时代的浪潮总要覆盖一些沉着安定、固守自我的老人。但这仅仅是一种忧患。真要覆盖并不容易，因为有时候正道可以长存。他们的思想和业绩，他们的行事方式以及造成的结果，总是被人记起，被人学习。他们身上凝固的是不可磨灭的价值。

最后的乡贤

郭连贻传

李登建 著

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李登建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3

ISBN 978 - 7 - 5329 - 4491 - 0

I. ①最… II. ①李…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939 号

最后的乡贤

——郭连贻传

李登建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总编室)
0531 - 82098775(发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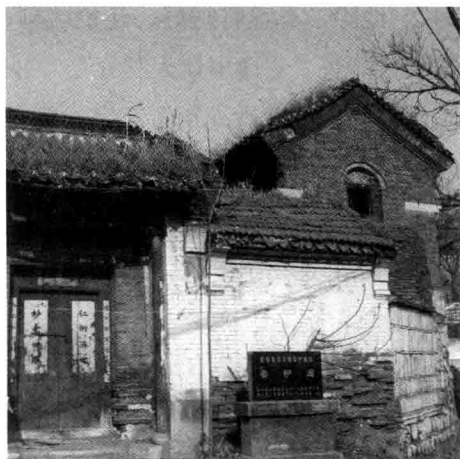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插页/2
字 数 26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4491 - 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门口有座文昌阁	1
第二章	江南谋食	31
第三章	折了翅膀的黑尾鸥	51
第四章	灵肉炼狱	96
第五章	僻静的苹果园	119
第六章	悲喜交融	148
第七章	“漏月轩”	178
第八章	翠竹飒然有声	224
后 记		295



文昌阁

碑楼村村北头有一座文昌阁，两层楼高，今天看实在不多么起眼，但如果上溯至明末清初，这恐怕就是方圆几十里数得着的雄伟建筑。阁里也并不曾见文昌帝君的高大塑像，贫穷的小村没有能力为他塑造金身，仅仅用木牌做了一个神位，可就是这块木牌却掌管起了全村人的文运。

正冲着文昌阁有一条南北小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说也奇怪，从老辈的人记事起，碑楼村念书好、才学高的多出在这条街上，这可叫后街和村西头那些人家羡慕得要命。

小街由青石板铺成，石料一点不考究，不过是从村南印台山上捡来的破碎石片、石块，也不平整，凸凸凹凹的，但祖祖辈辈的脚掌已把它们擦得亮晃晃，下

过雨，街面明镜一般照得出人影儿。这条街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青龙街。

郭连贻的家就在青龙街北半部路西、文昌阁旁边。

也真是沾了文昌帝君的光，世代与科举、功名无缘的郭家却被村人看成“书香人家”。

曾祖父郭启顺是一个私塾先生，喊破喉咙也挣不来多少银子和米面，但也一生恬淡自足。这个受街坊敬重的老头儿活到七十五岁，有一天倚着大门晒太阳时“睡”着了，再没醒来。

祖父郭以朋念过经书，却未继承父业，年轻时去胶东即墨替一个姓孙的店主做管账先生，中年才回家。没出半月，又被韩坊一家店铺请去当了多年的“账房”。他除了算盘打得好，还擅雕刻，家里镜座、椅背上，刻满了“忠厚传家”、“存心忍耐”、“逢事让人三分”、“好心好命”、“平安是福”的家训。小街重修哨门，门上的“青龙街”三字，就是众人推选他刻写的。刀法圆熟，遒劲有力，颇赢得了一些夸赞。

.....

到了郭连贻这一代，这个“书香人家”就不仅仅是被尊为，而是真正名副其实了！

郭连贻就诞生在这条小街上郭家的老宅里。1930年农历四月二十九，这一天早晨天晴朗朗的，忽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团乌云遮住日头，慢慢地，这团乌云在扩大、在变厚变黑，天地暗下来，仿佛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可闹腾来闹腾去，雨并没有下。傍晚的时候，西天裂开一道云缝，太阳从这云缝里跳了出来，憋了一天的光芒炫得耀眼。这一景观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郭家院子里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哭声，那嘹亮的歌唱划破了青龙街的夜空。

街上一位粗通占星术的老先生叹口气：“可惜这个孩子大半生郁郁不得志.....”

郭连贻的降生带来的欢乐小院子里盛不下。郭家已经是三代单传，大摆酒席招待来道喜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但很快一切都归于平静，日子还是那样平平淡淡、无声无息地度过。郭连贻的父亲郭念鑫又去了山西榆次，周村广兴恒绸

缎庄在那里开了个分店，他在这个分店里给人家管账。

然而这种平静的日子对郭家来说也是稀罕的。祖母赵氏性情刚烈、暴躁，加上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常常歇斯底里，骂街撒泼，有时顺着香椿树爬上屋顶，居高临下地“扫射”全村。祖父郭以朋更是她顺手就抓来的“出气筒”，好在祖父性子软，从不还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逃之夭夭完事。母亲田瑞卿起初还能忍受，时间长了便不顾什么妇道不妇道了。田瑞卿本来出身大户人家，脾气也不好，又聪慧过人，口齿伶俐，顶撞起婆婆可以说刚对刚，强对强，婆媳之间的战争就不断升级。但田瑞卿毕竟是受过良好家庭熏陶的人，最后还是她做出让步，给婆婆下跪、认错，这个回合才算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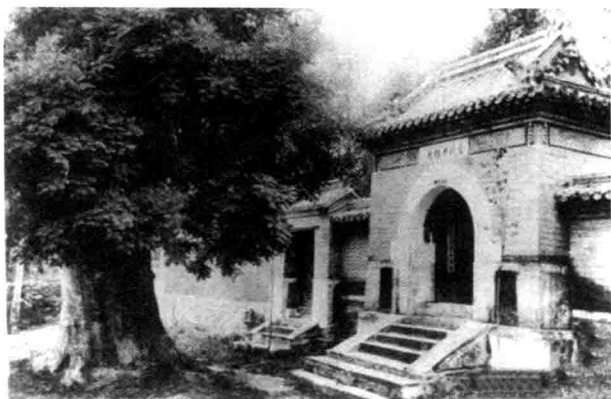
可是，下一场冲突却已又在酝酿之中了。

幼小的郭连貽用惊恐的眼睛看着大人们之间的争斗。

后来，郭连貽心上总罩着一块无法驱散的阴影，这可能是它最初的印记，是它的底色。

赵氏情感世界里雷电滚过，风和日丽的时候，像其他祖母一样，她也并不缺少仁慈，她对小连貽格外的疼爱。夫妇相斥，婆媳不和，赵氏把内心全部的温情都倾注在了长孙身上。一闲下来，她就抱起他，双手把他举过头顶，喜欢听那一串咯咯的欢笑；摇着小脚，来来回回地在青龙街上颠，在文昌阁下兜圈儿，乐此不疲。小连貽能满地跑了，赵氏领他到村南边去玩。那是一片一片的庄稼地，豆棵丛里蝈蝈在奏乐，地瓜秧上蚂蚱在飞舞。他挣开祖母的手跑进田垄追捕它们，什么也没捉到，只滚了一身泥土和草屑。这是他最快活的时候。

跑累了，回到祖母身边。赵氏把他拉进怀里，指着南边一个庞然大物讲：这是印台山，山顶上那堆鼓溜溜的石疙瘩像县太爷的印把子。早年满人进关，顾炎武的部下就在这里抵抗清兵，打了不少仗，喊杀声传出数十里，砍死的人填满了山谷，鲜血把山脚下黛溪河的水都染红了。那是相公山。她又指着西边的一座山说，这座山原先没有名字，因为山下的东景村出了一个大官，人们习惯尊称当官的人为相公，他死后埋在山下，这座山就叫相公山了……赵氏一句一句地讲，好像孙子能够听懂。当然，后来她又无数遍重复，到底是把这些事情“灌”进了渐



醴泉寺

渐长大的郭连胎的脑海。

在郭连胎的记忆中，范仲淹读书的故事最早也是听祖母讲的。祖母并不识字，没有文化，但她却知道教育孙子像范仲淹那样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连这个穷乡僻壤老妇人的心也占据了。她讲范仲淹读书的故事每次都很有感情，绘声绘色，说范仲淹就是咱邹平东边的长山人——他两岁那年死了父亲，随母亲改嫁来这里的。后来他在醴泉寺拜慧通老和尚为师，学习经文。他用心很专，吃饭时常常来晚，小和尚们捉弄他，只给他留一碗粥。范仲淹就等粥冷了，用树枝划成四块，饿极了才吃一块，这样坚持着读书……故事的结尾是祖母着意要渲染的：范仲淹中了进士，坐着八抬大轿回来接母亲去京城享福。更多的时候她把“接母亲”改成“接奶奶”，说这话时她两眼眯成一道细线，醉了似的。

倒是母亲田瑞卿很少过问他的起居、冷暖。母亲操持家务，家里有四亩地，父亲郭念鑫在外，没人耕种，农忙时候只好雇人。一般年景收入自给没问题，但零碎开支得卖粮食换钱用。年近花甲的郭以朋也能干点活，可早早地就懒得操心管家，里里外外都由田瑞卿张罗。这个小个子、小脚，但面容姣好的女人，干净利落且有大家风范，料理家务是一把好手。虽在家脾气大一点，与街坊却能和睦相处。女工活又漂亮，绸子衣服一般人裁不了，就请她帮忙，她也乐于助人，大半个村子里闺女、媳妇的绸子袄都是她裁的。纯朴的姐妹们为了向她表示谢意，你送来三五颗石榴，我带去一包水杏，她家的水果长年不断。

再后来，两个弟弟又先后来到世上，母亲田瑞卿就更无暇照料郭连貽了。

一大早，两只喜鹊飞到院子里，从梧桐树跳上屋脊，又跳回去，喳喳地叫个不停。

天刚擦黑，有人扣门环，赵氏去开门，郭连貽已经能跑在她前头了。

是郭念鑫回来了。

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赵氏把灯芯挑亮，田瑞卿赶紧去厨房炒菜，郭以朋从橱子底下拿出酒壶。可郭念鑫匆匆吃了几口，就提着两包点心去看他二娘。

“二娘”是郭念鑫本家的一个大婶，赵氏生郭念鑫时已经四十一岁，没有奶水，她正好也在哺乳期，便匀出一些乳汁喂养郭念鑫，所以郭念鑫一直叫她“二娘”。吃奶之恩永不忘，虽然二娘赶集上店，大晴天打着洋旱伞，在村人眼里不是个正经人，郭念鑫却对她很好，事事向着她，赵氏有时候说她几句坏话，郭念鑫都不让。

郭连貽和弟弟铸貽嘴里含着父亲带来的花糖，乐得像过节。

大人们坐在屋里候着。不多会儿，人是等回来了，可郭念鑫却没有像家人盼望的那样，说说外面的事，也不亲亲热热地爱抚一下孩子。他端起茶杯，喝一口，放下，半天回答一句父母和妻子的问话，接下来又是沉默。本来是久别之后难得的团聚，气氛却显得有些沉闷。

郭念鑫性格十分内向，他可以一天不说一句话，可以几天不出家门，在外面也从不说笑。给人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讷言敏行，做事认真，甚至是谨小慎微。

郭念鑫极少回家，每次回来住八九天。这段时间，他是不到地里帮着干农活的，他也不懂稼穡。就这样一直闷在家里，在院子里转转，瞅瞅。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要不就展纸研墨，写写字。他的书法很好，正宗的“二王”书体，遒丽洒脱又精致蕴藉，透出逼人的才气。

适逢清明节，村里在青龙街街口扎了一架秋千，把全村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吸引到这里。人们争相去抢秋千板子，挤破头。可单人独荡，也可一男一女（一般并非夫妻）合荡——二人相向站在秋千板上，一起用力，悠到空中。这时候，

二人之间几乎脸贴脸，胸对胸，这在平日想都不能想的举动，在荡秋千这一游戏中却得到道德的许可，在这里“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就被抛到一边了。而且当荡到高空，女子往往吓得紧紧偎在男子怀里。在下面看热闹的人，无论老少，甚至女子的男人，也不会以为出格，而是爆出哈哈大笑。这是乡村少有的浪漫时刻。

赵氏听到街上的笑声，要带着孙子们出去看，郭念鑫却上前拦住。

赵氏一下拨开他的手：“俺去看看咋了？你年纪轻轻的，还这么死板！”

看着他们闪出大门的身影，郭念鑫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妻子田瑞卿到村学夜校上课，郭念鑫也不赞成，但他在家住不久，一走，就鞭长莫及了。

常年在外的郭念鑫没有感受到，这块沉寂的土地上正在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变革，梁漱溟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来邹平县搞乡村建设实验。他以教育为突破口，以教统政，政教合一，撤销原有的区、镇、乡，按户口、自然地势、社会习俗等情况设乡学，村学也按各村庄的实际先后设置。一面普及文化，移风易俗；一面通过乡学、村学对各乡、村行政自治与社会改进事项进行辅导。与此同时，组织合作社，培养人们民主政治生活习惯，吸收运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时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华夏民族已步履蹒跚，为母亲命运忧虑的赤子们目睹她苍老的容颜，心焦如焚，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



邹平实验县初期十三乡学长合影

浪。百种主义，千样主张，梁漱溟等人是从农村入手，图中华民族自救的一路。这番用意，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理解、领会的，人们热衷谈论的是城里人用上了电灯，棉花因为引进美棉大幅增产，在夜校里识几个字可以认得自己的名字，偶尔也会说到某某人好“看媳妇”，因家里有钱，也被“选”为乡学理事……

而对于郭连贻，意义则在于看到民兵受训回来，排着队，唱着歌，很威风。他们几个小伙伴便尾随在队伍后面，手里的树枝子做枪，也很神气……

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和研究被迫中止。

方兴未艾的乡学、村学突然间消失了，赌博、贩毒、早婚、买卖婚姻、妇女缠足、男人留辫子及封建迷信的陋俗如病症复发。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场运动好像并没给邹平留下多么深的痕迹，或者说我们民族肌体的“自愈”功能太强了，变革了的事物大多很快回到旧制，就像长剑抽在水上，剑去水合。

日子又一如从前。

郭连贻七岁了，要上学了，可读的还是私塾，小村还没有新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当年也未波及这里。但他却异常心盛，穿着新衣服，挎着新书包在院子里又蹦又跳。

祖父、祖母、母亲情绪也特别高。他们对郭连贻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认为他会有出息的。他从小喜欢看祖父、父亲写字。四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写，写了一个大大的“天”字，不过是倒着写的，惹得大人们笑了好半天。五岁的时候，他就大把攥着毛笔开始练字了，家里无用的纸片上都写得满满的。《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周抓的是胭脂盒，郭连贻抓周肯定是笔砚之类。

果然，郭连贻的天才显露了出来。私塾里的功课是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郭连贻记忆力很好，背东西特快。每天练三遍大仿，他的大仿上全是红圈，没有一个叉号。

私塾先生韩守炎，字茂午，读经书出身，有学问，中医也通一点，教书看病兼而为之。书法功底也不错，在乡里小有名气。郭连贻的父亲就曾跟着茂午先生念书，是其得意门生。所以茂午先生特别赏识郭连贻，教了几个月，就把一本自

己心爱的《寿堂春》字帖送给了他，寄予的厚望可见一斑。茂午先生每天都检查郭连貽的临帖情况，教导他下苦功临帖是写好字的必经之路，功到自然成，“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及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老先生拖着长腔说。

那时候，流传到乡间的字帖很少，郭连貽除了茂午先生送给他的这本赵孟頫的《寿堂春》，还从一个同学手里借来欧阳询的《九成宫》临摹，不久就被人家索还。

祖父郭以朋看长孙练字痴迷，有一次去潍县见到末科状元曹洪勋写的四面碑，毫不迟疑地买来宣纸拓下，带回加以装裱，让郭连貽当法帖用。

印台山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庄整整一个冬季都是寒冷、暗淡的，直到春节才有了活气。而最能烘托、渲染春节喜庆、热闹气氛的要数春联，几副春联往门上一贴，院里院外都映得红彤彤，一派欢天喜地。所以日子再紧，也要花块儿八毛钱买红纸写春联，让它一扫往日的忧愁，并为来年带来好运。村人很看重这事，家家都贴。不但都贴，而且比谁家的春联好。不过这种比，一般的也就是在心里分个高低，看看谁家的纸红艳，是否撒了金；识文断字的人谈论两句谁家编的词儿讲究，字笔画有劲儿，如此而已。可是在碑楼村，却专门有人大年初一不干别的，只管倒背着手，挨家挨户地瞅春联，一副副地“品”。看到好的不觉对主人油然而生羡慕、敬重之情；对那拿春联不当回事，劣等纸，字又乱涂一气的，则掩饰不住露出几分取笑之意。郭连貽的祖父郭以朋就是一个每年大年初一约几位好友去“检查”春联的人。而说不清从哪一年开始，他们后面又缀上了一个“尾巴”——这个跟着大人“品”对联的孩子就是郭连貽。他不去和小伙伴赛鞭炮，而在这里静静地听老人们讲，哪副春联怎么怎么好，哪副春联如何如何差，再对照他们议论的仔细看。又过几年，这个混在老人帮里的孩子却成了主角，是他讲给别人听了。有点像《红楼梦》里大观园竣工后，贾政等人来游园、为诸景题写匾对时，贾宝玉“四顾一望，机上心来”脱口而出“沁芳”、“有凤来仪”、“杏帘在望”、“蓼汀花溆”、“蘅芷清芬”，“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妙语如珠、才思如涌的样子。这是后话。

苦练、用心，使郭连贻的字长进很快，这着实长茂午先生的脸面了，有人到私塾去玩，他就拿出郭连贻的大仿，编一编。

这天，一个身着长衫、举止斯文的老头儿来私塾，正在批改学生大仿的茂午先生起身迎接他：“次丙先生，快来，快来！”

这个字为“次丙”的老头儿是郭连贻的本家伯父，晚清秀才。其实他常来这里，平时茂午先生并不这么客气，但今天茂午先生高兴，待他一落座，茂午先生就摊开郭连贻的大仿本，很郑重地问他：“你看这字比辛子安的字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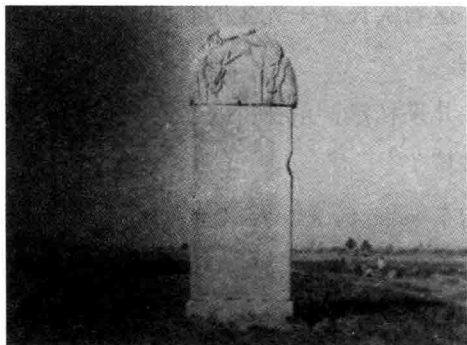
辛子安当时是邹平远近闻名的中年书法家，店铺的招牌、建筑物的匾额好多是出自辛子安之手。

秀才笑笑，未置可否。

作为郭连贻的伯父，秀才当然得这样，茂午先生却不高兴了，半天不理睬他。

梁邹大地古老而沉厚。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有先人繁衍生息，后礼文化、龙山文化、北辛文化都留下了遗迹。夏朝，舜后姚姓被封为邹侯，在此立邹侯国。后历商、周、秦三代，至西汉境内置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长山县、齐东县先后并入，始为今之县境。八千余年的历史文化积淀，糟粕与精华杂糅并存，其中一个现象是，村头、路边，到处可见矗立着的节孝碑。宋代程朱理学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对后世伦理道德，尤其是妇女的婚姻生活、社会地位影响极大，一些深受毒害的妇女在丈夫离世后，不再改嫁，苦守贞节，熬尽生命，最后得到皇帝和朝廷“恩赐”的一通石碑。有的石碑上写“坚贞笃孝”，有的写“彤管扬芬”，有的写“贞顺自矢”，有的写“节比松筠”，这些碑不少就是由郝宝书、辛子安等人书丹的。小小的郭连贻从“品”春联到开始注意它们了，他站在石碑前看了大字看小字，用手指顺着笔画画来画去，细心琢磨。

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一次骑马外出，路旁一通石碑吸引了他，是晋代索靖写的。他下马观赏了好一会儿，重新上路，可走出一段距离，却返回来，又盯住石碑百看不厌。最后干脆铺开毡子坐下反复揣摩。在碑旁一连坐卧了三天，把那



景范墓碑

一笔一画铭刻于心，才离去。这个故事是茂午先生讲给郭连貽的。

郭连貽还跑到村西景范墓那里。那墓很气派，神道一里许，两边有翁仲羊马之属，墓前大碑螭首龟趺。郭连貽不仅已经知道这个景范就是祖母讲的那个被尊为相公的大官，还知道了他是后周人，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因为刚正耿介，勤洁贤明，鞠躬尽瘁，死后周世宗柴荣御命“大逾常格厚葬之”。《景范墓神道碑铭》是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郎、知制诰柱国大臣扈载奉敕撰稿，翰林待诏、朝议郎、守司农寺丞孙崇望奉敕书写的。而且，郭连貽还能背诵出清代诗人张实居凭吊景范墓作的《相公山诗》：

相公山子几千秋，
翁仲凄凉对二旂。
幸得残碑犹可读，
云山溪水想风流。

“二旂”即大旂小旂，是两座小山，它们西边是会仙山和九节青龙山，山山相连，蜿蜒起伏，一眼望不到头，苍茫处云烟迷蒙。而近前，阳光雪花一样纷纷扬扬洒落在荒草掩埋的翁仲、石羊石马身上，把它们弄得一个个懒洋洋的；泛白的大碑上的文字，经了阳光的涂抹也变得模糊一片。郭连貽穿过神道，站在大碑前，像大人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着碑文。虽然他还说不出这些字好在哪里，但它们却直往眼里跳，直到眼睛发涩、生疼……

邹平县城方圆不足五华里，东西南北四关中，数西关热闹。由济南到登州、莱州的驿道从这里穿过，官府送信的马匹来往不断，嗒嗒的蹄声像一串串清脆的琴音。周村、乔庄、新民，惠民、青城、韩店，魏桥、九户、明集各路从事商业运输的马车、驴车也都从这里进入驿道，像汇成一条河流，昼夜不息地流淌。到西关这里，天黑了，人困马乏，一些旅客就住下来。马车店、澡堂子、酒馆、戏院就分布在大街两旁。商号、钱庄、行栈、金银首饰店、杂货铺子、卖狗皮膏药的地摊便滋生出来。此外，西关还有逢三排八的大集，这一天四村五庄、几十里外的“闲人”都来赶集，卖粮食的，卖菜的，卖肉蛋的，卖糖葫芦、油炸果子、米线、绿豆丸子的；家禽市、牲口市、木头市、肴货市、布匹市；师傅、徒弟光着膀子耍大刀，嗖嗖生风；一根绳子圈出一个场子，一只猴儿做各种人的动作和表情；盲人老爹拉弦子，女儿唱小曲儿……

对一辈子走不出乡井的乡亲来说，这恐怕是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了。有的人不买东西不卖东西，也一定要来打个逛，要不心就痒得在家坐不住。

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你叫我嚷，人声鼎沸。

郭连貽的老姥娘家就在西关，祖母赵氏几乎每个大集都领着他来这里，一是



老邹平城

买点所需之物，二是顺便到娘家看一看。碑楼村离西关也就三四里路，但他们还是早晨吃过饭就急急火火上路，赶集就是这样，去的时候总像有谁催促着，要不叫“赶”嘛。回来就可以慢慢吞吞了。不知不觉到了黛溪河桥——黛溪河已从印台山下转到西关村头。这条原名叫沙河的河流，碧透的水下看得到一层金黄小米一样的沙子和花花搭搭散布的晶莹剔透的鹅卵石。河床宽阔而平缓，中午村妇们挽着裤腿站在几乎河心的地方漂洗衣物，欢声笑语融进了哗哗的流水。而冬天，作为源头的山洪枯竭了，黛溪河只剩下瘦瘦的一道水沟，大部分河床裸露出来，半大小子们上面翻跟头、滚爬、打闹，就像在一床厚厚软软的毯子上一样。

每次来到这里，郭连贻都在桥上跑两个来回。桥梁由一块一块长长的条石搭成，车轮碾过咣当有声，边缘也未装护栏，但他一点也不害怕，而且快活得像一头小鹿。他对河里的情景很好奇，有几回就跑到桥下，蹲在一块洗衣石上撩水玩，也曾沙滩上打滚儿。这时，他的心灵便在美丽地放飞。

最初，郭连贻跟着祖母来赶集多是受了那热乎乎香喷喷的火烧的诱惑。赵氏总是要犒劳一下他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两条小腿打软的时候，一个火烧铺出现在了眼前，卖火烧的汉子是赵氏的表弟，半点都不含糊，“快来哟！”用叫卖的腔调吆喝一声的同时，黄澄澄的火烧递到了郭连贻手里。当然赵氏也隔三差五送给表弟两包烟或者几个水果。之后，一路看风景成了郭连贻的又一兴趣。再后来，郭连贻的注意力转到了商铺的招牌、匾额上，见了招牌、匾额他就停下看，赵氏拽都拽不走。

当时，邹平写字好的除了郝宝书、辛子安，还有杨方润、王宪吾等人。这些乡贤，也许还称不上所谓的书法家，只在当地有些书名，出了县就无人知晓了，但他们的字实际并不逊于那些名满天下的大家。郭连贻自小深受这些人的影响，至今他还能背出十字路口西南角一家酒店门上郝宝书写的一副对联：“能添壮士英雄胆，善助文人锦绣肠。”

常常，郭连贻从祖母眼皮底下溜走，一个人跑到北关，那里有北极阁、大寺院。他里里外外搜寻，一处墨迹都不放过，小小年纪爱字成癖。去城里“魁文堂”笔墨庄买毛笔墨汁，也多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他在这里看到一幅内容为“怀居不可为仕，知过而后能改”的作品，是梁漱溟的墨宝。郭连贻从这时牢牢

记住了梁漱溟的名字……

郭连贻在私塾的学习是断断续续的。

自 1937 年底日军侵占邹平后，县内人民就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大大小小的战斗发生过数百次，战火几乎把这片青山绿水烧焦。

全中国都放不下一张书桌，碑楼村岂能得到安宁？早晨，日本兵的皮靴咣咣地惊醒青龙街；中午，汉奸的马队又狂风一般把青龙街闹翻；夜里土匪再插空来砸住户的大门……

人心惶惶，先生不敢设堂，学生不敢上学。

私塾关闭的时候，郭连贻就在家练练字，看看书。他不喜欢出来玩，也不下地干活。这一点倒很像他的父亲。当然这时家境也许可他这样。家里有一本《汉唐诗合解》，一本《唐诗三百首》，他一首首地背诵。把一首诗抄出来贴在墙上，第二天再换一张。还有一本《幼学故事琼林》，上面解释了很多典故，有趣味又长知识。而有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扒扯那本《尔雅》，从上面查找答案……天天就是“啃”这些书，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竟能钻进去，成了一条小“书虫子”。

一天晚上，邻居来串门，找郭以朋拉呱，说进城听到一些传闻。像往常一样，郭连贻在灯下看他的书，并不关心大人说什么。可慢慢地，他两只耳朵支棱起来——

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刚从长白山由家河滩、回路峪转移到三官庙，年初五黎明前，周村、邹平等地的四百多名日本鬼子摸黑扑了过来。司令员廖荣标立即决定以班为单位向西疏散，抢占山头。鬼子靠炮火掩护，哇哇叫着发起集团冲锋，第五军战士则投掷手榴弹和石块还击。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

这事过去一段时日了，郭以朋没多么吃惊。

……数百名日军带着野炮和轻重机枪，将邹平城团团围住。当时八路军三支队七团一营驻防城内，拂晓得知敌情后，营长命令二连、三连从北门突围，自己率领营部和一连从西门出击。但刚到黛溪河边，发现了埋伏在那里的敌人，于是沿河滩转向西北，不料又陷入敌人的火力圈。二连三连撕开一个口子冲了出去，这边营长和三十多名战士却牺牲了……